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二十五

南菁書院

大戴禮注補五

嘉定汪紹少由著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

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

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原注衡橫也天下無道

故若原注且自如也案若順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原注言為法吏所收誅也故

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

賤吾恐其或失也原注或猶惑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

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其道則恥之貧而不以其道則恥

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廝陰可謂密矣明日

則或揚其言矣

原注中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照補管子

意林引作廣之陰又明日或有知之故云執仁與義莫不同也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

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

原注凡殺有時禮也

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

說文蓬蒿也埤雅其葉散生末大于本說文簠麻桌

屬簠音頃黃氏一正曰麻高四五尺葉如荏而圓銳皮可為布

不扶自直白沙在泥

案泥意與林作涅與

之皆黑

原注古語云言扶化之者眾案四句係古語史記風俗通俱曾引之

是故人之相與也譬

如舟車然相濟達也

案類函作相逐走也

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

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逸周書土非壤不高

水非水

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

原注分重合輕斑白不任弟達於道路也

無席

則寢其趾

原注寢猶止也言裁自容也

使之為夫人則否

原注夫人行無禮也

近市無

賈

原注無廬邸也

在田無野

原注田無廬也

行無據依

原注守直道無所私案依各本作旅今從劉本

苟若此則夫杖

杖一作材

可因篤焉

原注言行如此則其

富以苟不

如貧以譽

原注貧則常也義不可無

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原注見危致命死之榮也

辱可

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原注不苟免也

父母之

讐不與同生

原注生辱之不可避也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昭補三倉怨耦曰讐檀弓曰父母之讐寢苦枕

干鄭氏康成曰

兄弟之讐不與聚國

原注檀弓曰昆弟之讐仕不與共國其從父兄弟則

不為魁也孔氏穎達曰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

朋友之讐不與聚鄉

原注曲禮曰朋友之

讐不同國

族人之讐不與聚鄰

原注族人謂絕屬者昭補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

和之凡和難父之讐避諸海外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視父師長之讐視兄弟交友之讐視

從父兄弟申鑒兄弟之讐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讐避諸異縣百里游氏柱曰聖人之意以為無故而殺人者君誅

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游報之古者於五典之中而為之朋友非苟然也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原注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昭案史記老子

傳良賈深藏若虛君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

矣子盛德容貌若愚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

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

而又不問原注好責於人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惑聞終

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

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原注曰無知焉謂之主原注

且客之而已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原注

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原注庸用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

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孟子夫唯進之何功退

達不離道

之何守

原注問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

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

原注言有二等可觀

故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

原注謂其功也

不得志不安貴位

不懷厚祿

案永樂大典本作不懷別本作不懷

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

原注謂其守也

案此四字各本訛作正文

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

案一本其上有謂字程氏校本以此句作

注有知之則願也莫知之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

弗親也

原注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

者必賢於我案汪氏正文王氏校本云吾

校本故周公曰以下皆作所與處二句疑是注文

故君子不假貴

而取寵

原注不因人之貴苟求寵愛也

不比譽而取食

原注不校名直而行而取譽以求祿也

禮

原注行正則見禮也

比說而取友

原注言修己以事人案正文取一作交注文以一作可

有說我

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

原注說讀為悅字

故君子無悒悒於貧

說

悒不安也

無忽忽於

賤

晏子春秋忽忽今若之何案忽忽各本訛作勿勿今從方本

無憚憚

於不聞

原注憚憚憂惶也

布衣不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

儒行筆門圭箭蓬戶甕牖

淮南子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

日孜孜上仁

孜孜一作孳孳案史記孳孳得民和正義曰孳息也益也師古曰字

與孜孜同言不怠也

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

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見逐

案仁各本作智之畏今從方本

見殺固不難拙身而為不仁

史記魯仲連傳與富貴而拙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漢書孫寶

傳道不可拙身拙何傷玉篇拙枉曲也

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

原注小人在朝多逐

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雖行不受必忠曰

仁

原注謂發施言行於君子之前實善而君不納然猶忠誠勉行可謂仁道也

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原注猶忠誠而諫之

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

原注衡橫也僨僵也

手足不掩

四支不被

原注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慤慤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昭案注文手足二句宋元舊本並作正文即

訛節今從惠本詩云二句各本亦作正文今從戴本

此則非士之罪也

案此只各本作則此今從永樂大典

有土

土各本訛作士

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

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

案舊注一作君子天下之

為仁則以仁為尊也天下之為富則以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則以仁為貴也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

昔者舜匹

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惟仁得

之也

案仁各本作以今從永樂大典本又別本作以仁得之也

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

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

原注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子初因父命交讓其國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死於首陽

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

尚書大傳

雖退而巖居河澮之間深山之中

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

戴延之西征記洛東北去首陽

山二十餘里山上有夷齊祠或云餓死此山今河東蒲坂南又

有首陽山亦有夷齊祠未詳餓死所在王氏應麟曰史記正義

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右為是石曼卿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考之曾子書以

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坂為得其實四書釋地史記正義首陽

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徵信於鄭注然已兩說互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今之蒲州有夷齊廟闕駟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之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蓋莫能定耳昭案蒲州南五十里有夷齊墓偃師縣亦有夷齊墓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淵鑒類函案云夷齊之廟在蒲之蒲坂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以爲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咸以爲然即今二山咸有夷齊冢九域志兩從之昭又案王氏曰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則深寧所見舊本非溝澮乃濟澮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昭案表坊本訛作裴考王僧孺徐府君集序行稱表綴言成模楷是其證也戴氏震曰孔子三朝記云所以爲儀綴於國曾子制言云行爲表綴於天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下綴者懸綴於高民所瞻望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

歿各本訛作役今從方本

亦可謂守業

矣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

父同許氏慎曰訢古欣字孟子終身訢然樂而忘天

下賈山至言天下訢訢焉樂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注訢讀為喜

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原注衡平

也言不苟合也昭補孔氏安國尙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

書注曰衡平也諸侯不聽則言亂之甚也

不于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人人境

原注及郊問禁請命案此六字各本訛作正文

不避患而出危邑

原注師敗不苟免也案各本避訛作通邑

訛作色今從方本

則秉德之士不調矣

說文諛也玉篇佞也鄭氏康成謂傾身以自下也昭案正文

不調二字與上文意義不貫疑因句不調富貴而衍或句中有脫誤字

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己

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

相仁義

原注相助也

則吾與之聚羣嚮邇寇盜則吾不與慮

案各本脫不字

今從方本

國有道則鳩若入焉

原注詩云鳩彼晨風鬱彼北林也案鳩疾飛貌各本訛作突今從方本

國無道則鳩若出焉

原注如大鳥奮翼而去也

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

原注義 仁者殆 案別本仁 恭者不入 原注殆危也仁者危 慎者 宜也

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 原注邇近違去 是故君子錯

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 說文濁水 聚橡栗 周禮注謂之象斗實

之邊其實栗小爾雅柞之實謂之橡列子夏食菱芰冬食橡栗

說苑苕穆公有臣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橡

栗 原注黎 藜藿而食之 原注藜 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論語十 是故昔

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原注

不侮之也昭補禮入里必式注云不侮十室正義曰論語云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是不侮十室荀子禹見耕者耦立

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董子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

而下馬氏晞曰禹見耕者則式過十室之邑則下孔子見負版

會子疾病第五十七

會子疾病 原注疾 會元抑首會華 一作 抱足 原注元 會子曰微

困曰病

申

華其子

微

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
案蓋各本訛作盡今從永樂大典本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鷹鷂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
案增一作曾又作增說文立部有增字云北地高樓無屋者魚

鼃鼃以淵爲淺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
原注求動之死地也昭補莊子注陰以利誘人曰餌倉頡篇餌食也師

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漢書王符傳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注云曾子之文亦見大戴禮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

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

者不審不敢言大
說苑孔子曰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故人之生也百

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

案各本脫可字今從永樂大典本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
鄭氏康成曰艾

老也孔疏曰髮蒼白色如艾呂氏大臨曰六十曰耆耆者稽久之稱稽久則將入於老雖欲弟誰爲弟故

皇青經解賣扁
大戴禮注補五

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

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

原注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案此十

一字他本皆誤作正文

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

董氏

仲舒曰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

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易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文

子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說文苾馨香也唐韻毘必切

與小人遊膩乎如入鮑魚之次

案

各本訛作貸今從永樂大典本文

選注膩作臭次作肆意林作埋藏奄使腐臭也集韻魚敗

曰鮑韓詩外傳鮑魚不與蘭芷同

等而藏圖經鮑魚形類鱗魚生溪中極臭劉孝標辨命論鮑魚

漸於蘭則芳漸於鮑則臭釋文序

處鮑居蘭翫所先人文選注為安猶久處鮑魚之市不覺

其久而

案而意

不聞則與之化矣

原注離騷經曰經鮑魚之肆而失香也案意林作而亦化

矣

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

遊如長日

案意林作如日之長

加益而

不自知也

原注如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
自知也案如日之日一作身

與小人遊如履薄冰

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董氏曰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案意林作
幾乎而不行陷乎

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

如食疾子者

永樂大典本有
者字他本俱脫矣

原注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
舖疾子也惠氏棟曰元本敬人

之愛一本愛作受
疑當作欲人之受

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

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原注謂擇善
而改非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

呂氏春秋天道
圓地道方聖王

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
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
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淮南子天圓而無端故不可
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河圖括地象天地元氣之
所生天謂之乾地謂之坤
天圓而色元地方而色黃
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

原注而猶汝
也汝聞則言

之單居離曰弟子不察以此敢問也永樂大典本作以曾子曰此他本俱作此

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原注人首圓足方繫之天地上首之謂圓下

首之謂方原注因謂天地為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

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

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原注

道方圓耳非形也昭補考靈方曰幽而圓曰明而圓者陽理故

曜曰天以圓覆地以方載釋名氣猶汽也是故外景原注景古

以明天明者吐氣者也然有聲而無形也通以爲影

地也字外景者陽道吐施也昭補釋名景境也明所照處幽者含氣

有境限也鄭氏毛詩箋景明也文選注景光景也原注火氣陽也而金

者也是故內景原注內景者陰道含藏也故火曰外景原注火氣陽也而金

水內景原注金質陰也昭補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火者外

景生居晝而明明處照而有光又曰日月水精在內故金水

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春秋元命苞月精在內故金水

內景王氏應麟曰曾子天圓篇火曰外景金水內景

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含施二景參黃庭愚謂周髀

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

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

本賦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

者品物之本也原注神為魂靈為魄魄者陰陽之精有生之本

地為鬼各反其所自出也昭補越絕書神生者出入無

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成故曰神神主生氣之精而禮樂

仁義之祖也原注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仁而善否治亂所興作

也案別本作所陰陽之氣各從其所案從各本訛作則靜矣靜

作由興作也偏則風原注謂氣勝負昭補鄭氏康成曰風土氣也五經通

盡義陰陽散為風王氏安石曰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

陰俱則雷交則電原注自仲春至仲秋陰陽交泰故雷電也昭

陰陽合為雷五經通義電為雷光陸佃埤雅陰陽激耀與雷同

氣發而為光者也雷从回電从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雷以申

洩而為電故也案太平御覽亂則霧和則雨原注偏則風而和

引曾子書作陰陽交則電則雨此謂一時之

皇青至罕寶篇大戴禮注補五